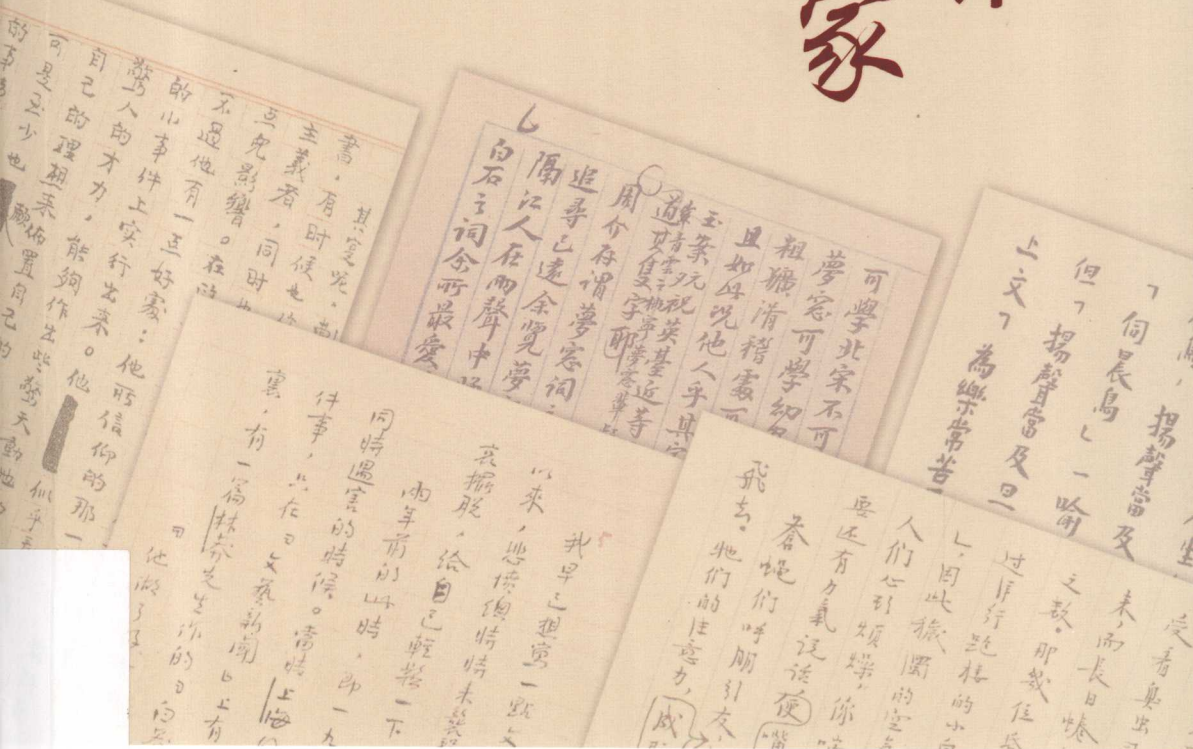


大家评 大家

陈益民

编

百读不厌的名家散文
百年绝响的文学经典



民国大家美文丛书

鲁迅

徐志摩

郁达夫

朱自清

林徽因

胡适

钱玄同

郑振铎

庐隐

章衣萍

周木斋

靳以……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

013034492

I266.1
109

大家美文丛书

大家评大家



陈益民
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北航

C1641730

I266.1
109

SEP 2013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家评大家 / 陈益民编.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4

(民国大家美文丛书)

ISBN 978-7-201-07940-0

I. ①大… II. ①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0760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700 × 960 毫米 16 开本 14.25 印张

字数:200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悲凉时代的芒花

(代序)

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后，现代文学的花园开出了朵朵奇葩，散文随笔便是当时广受关注的佼佼者。白话文的兴起，让文言文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西学东渐，让人们有了新思维和新眼界。而一批既具深厚传统文化功底、又深受西学熏陶的文化名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用多彩的笔触写就了无数的传世经典。

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郁达夫、朱自清、沈从文……无数散文大家，就像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座高峰，为时人赞叹，为后世仰止。虽说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思想、立场和观点，但他们在现代散文创作上的贡献，终究是不会轻易淡出世人的视野。

本丛书遴选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一些名家发表在报刊上的散文佳作，按照文章内容的不同分为十二册，即《古风犹存》《陋俗与恶习》《丝弦与丹青》《读城记》《阿Q永远健在》《国病》《浮生百味》《闲情雅趣》《情爱告白》《文人与装鳖》《文章正宗》《大家评大家》。概言之，这些文章主要与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和风土艺文诸方面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章总的格调是沉重的，悲凉的主题占据主流，即使间或夹杂幽默闲情一类的文字，也仍不脱对人世嘲讽的风格。

阳光灿烂的日子荡起双桨感受迎面吹来和煦的风,类似这样明快而充满幸福感的文字,我们从当时的散文中是难以看到的。而这正可以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文章表达着作者的心声,折射出他们对人世的切肤感受。刺世的芒花不必带有牡丹的娇艳,它只向世界透着冷峻与悲悯。回望历史,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中国,是怎样一个动荡变乱的时代?从北洋军阀的横行,到国民政府武力“统一”后的动荡,再到抗日战争时期的烽火连天,最后又是一场刀光剑影的内战,可以说,三十年间国家未曾有过安定的日子,社会黑暗,战乱不断,生灵涂炭,真所谓“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无边的苦难弥漫人间,身处这样穷困、无望的国度,作家们又有谁能作出莺歌燕舞式的文章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那就让今天的我们,面对这记录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国事、家事和人事的文字,去感悟我们深爱着的祖国,曾经走过怎样的岁月,又该走向何方。

陈益民

目 录

民国大家美文·大家评大家

刘铁云轶事	刘大杰 / 1
林琴南先生	苏雪林 / 6
再说林琴南	开 明 / 11
王静安先生	玉 李 / 13
章太炎先生	曹聚仁 / 16
从章太炎谈到刘申叔	云 彬 / 19
吊刘叔和	徐志摩 / 23
李叔同	曹聚仁 / 27
梁任公在湖南	于时夏 / 31
记辜鸿铭	胡 适 / 40
从辜鸿铭的蛮劲说起	唐 弢 / 46
记辜鸿铭先生	震 瀛 / 49
朱湘骂人	罗念生 / 54
志摩手札	胡 适 / 58
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徽 因 / 61
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	沈从文 / 68
胡适之	温源宁 / 75
知堂先生	废 名 / 78

国难声中怀知堂	郭沫若 / 83
刘复	迫 迂 / 85
吊刘复先生	陈子展 / 88
郁达夫丰子恺合论	钦 文 / 92
梁漱溟先生	李竞西 / 97
老舍	王斤役 / 103
怀废名	药 堂 / 105
记鲁彦	赵景深 / 111
黄庐隐	刘大杰 / 113
记第一次会见鲁迅先生	唐 弢 / 116
送学昭再赴法国	景 宋 / 120
朱自清先生的思想和为人	李广田 / 124
多才多艺的夏衍	敬而远 / 129
陶行知募捐如打仗	怀 远 / 132
张奚若教授	老 K / 135
为了忘却的记念	鲁 迅 / 137
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	林语堂 / 145
吊一个薄命的诗人——刘梦苇	蹇先艾 / 149
悼寄南	弱 者 / 154
记顾仲雍	伏 园 / 159
吊品青	衣 萍 / 162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	鲁 迅 / 164
十二年的转变	
85 ——悼何心冷先生	胡政之 / 168

悼钱玄同先生	文载道 / 171
忆杜亚泉先生	克 士 / 173
隅卿纪念	知 堂 / 176
悼玮德	方令孺 / 180
忆明若	穆时英 / 188
永恒的微笑	
——纪念陆蠡	柯 灵 / 191
记野蕻	李健吾 / 194
悼君冶	洪为济 / 198
记齐白石	味 橄 / 202
徐悲鸿先生	无 病 / 206
姚雪垠	一 明 / 209
秋田雨雀访见记	王 莹 / 212
悼“快绝一世的徐树铮将军”	刘 复 / 216

刘铁云轶事

刘大杰

我有一位四川朋友，他的年纪今年快七十了。年纪虽有了这么大，他的心还是年青。因此他倒欢喜同青年人玩在一起。谈风月，谈电影，谈女人，他同我们年青人一样谈得有劲。他虽是四川人，在外面奔波了几十年，中了举人，做过多年的官，教过书，最近才回到成都。我同他认识，是五年前在安徽大学教书的时候。他那时也寄居在安庆。他在文学上的表现，是词和曲，在学问上的研究，是金石学。他的嗜好真是不少，却不是饮酒打牌那一类的普通嗜好。他欢喜的，是刻图章，买印泥，收集古本书，和古代的砖瓦。一个砚台，一条墨，一只磁瓶，到了他的手里，必得要费他一点多钟的工夫。摸来摸去，有时候用口呵着气，有时候用他的指甲敲着，尖着耳朵听声音。弄了半天，他说这是什么时代的什么地方的东西，可以值多少钱。所以我们在小古董店里找到一件东西想买的时候，必得找这一位老先生去鉴定一番。对于这件工作，他从不辞劳苦，总是高高兴兴地同你一路去。不管路程有多远，不管这件事于他本身有没有好处。

我有四年多没有见他了。但我也常想起他。因为他的人生趣味，不容易使我忘记。这一次突然在成都遇面，“他乡遇故人”，真是洋溢着欢喜之情了。

成都并不是他的故乡，他的家在川南的一个小县里，因此他在成都的朋友也就很少。下了课没有事的时候，我们时常会面，一谈便是几点钟。他的脑袋，真好像一部辞典，不知道他为什么能够记得那么多的东西，无论古代的或是近代的。有一天晚上，我们不知怎的，忽然谈到《老残游记》这一本书，他忽然叹息地说：

“我这位朋友，实在是一个大有作为的人，想不到他是那样结果的。”

我听了一惊，便抢着问他：

“老残同你是朋友吗？”

“老朋友哩！”

我听了真是高兴极了。刘铁云先生我一向就欢喜他，他的见解和文章我都欢喜。平日我在旧书店里跑来跑去，总想找着一点关于老残的作品，可是从没有发现过。这次听见他同老残是朋友，想从他的谈话里，知道一点老残的生平事迹。

“老先生！你这位朋友我很欢喜，请把你和他的关系，讲点给我听听。”

他高兴得很，饮了一口茶，便滔滔不绝地讲下去。

“我同他认识，是我中了举人，预备到北京去会试的时候。那时候我住在上海一个朋友的家里。没有事，便时常到旧书店里去看书。那时南京路的后面有一条街，叫做铁马路（不知是不是现在的北京路），有一个书店叫做慎记书庄，便是刘铁云开的。我是在慎记书庄里了认

识他的。因为我常常到他店里去看看，渐渐地熟识起来。便成了好朋友。

“他是一个圆脸，眉毛浓得不得了，两只眼睛很有力。就是耳朵太小。他自己懂得看相，说他的耳朵太小，晚年一定要遭祸的。他当时最喜欢收藏古板书和那些考古学的材料，他的钱大半耗费在这一方面。当时我有一位老师收集了不少的龟甲文的材料，由我从中介绍，全部卖给他，他那时对于研究龟甲文，正发生着浓厚的兴趣。他后来出了一本书，便是《铁云藏龟》。我同他在上海相熟的时候，慎记书庄已经是不能维持了。后来他把这书庄顶给旁人，只得到两百银子。以后他丢开书生意不做，便摇着串铃做医生。他由江苏到山东，一路走到北京，便在北京住下了。他在山东的生活，在《老残游记》里写得很清楚。

“我在北京同他住了三年。是从戊戌到庚子。他的房子在半壁街，是一栋有两个大院的七重房子。这房子就在大刀王五的隔壁。大刀王五这人你恐怕不大清楚。在北京住过的人，都会知道他的。他是当时的一个大侠客，飞檐走壁，本事真是好得很。他并没有正式的职业，开一个镖房，专替人保镖。同时他很有一点武松、林冲们的气概，喜欢打抱不平。他的宗旨，是除暴安良。刘铁云的思想，实实在在是一个维新派。他提到满清的政治，就愤慨得很。对于当时维新派的六君子，他是满口称赞的。

“铁云住在北京的时候，我们几个人最相好。我们一见面，便同着到元兴堂去吃饭。元兴堂是一个回教馆子。因为大刀王五的女人是回教徒，所以我们总喜欢到这个教门馆子里去吃饮食。当时有许多外国人同刘铁云来往。我有时也问他同洋鬼子们干些什么。 he 说是替

他们买古董。在他住的那一栋七重的大房子里，每一间房子都摆满了佛像。高的有五尺，小的小到一寸两寸，有木的有铁的有铜的也有玉石的，有清代的，也有明代的或是明代以上的，大大小小他收集了五千多个。这些都是很值钱的东西，我当时曾替他那栋屋子题过一个名字，叫做万佛堂。可惜到义和团起事的时候，那栋房子和那些佛像，都被火烧光了。大刀王五也在那一次事变丧了身。大刀王五的死，刘铁云伤痛到了极点。

“铁云无论到什么地方，身畔总要带几部宋板书。有一部宋板的《南华经》，他最欢喜，是他的随身宝。这本书他读得最熟，他一生的人生观，也受了这部书很大的影响。他的书上都有他的图章，有时也加圈点，有时也加眉批，字体写得端端正正的，不知道那些好书，现在都流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很喜欢同寡妇讲交情。无论到什么地方，只要住到半年一载，他必得筹办一个秘密的小公馆。这小公馆必得是他的好朋友才可以出进。他在北京的小公馆，我去过好几次。他同普通人应酬，是在他自己住的那栋公开的风子里。这一点秘密，就是他的家庭，也无从知道。他高兴的时候，便向朋友宣传他的寡妇哲学。他还写过咏寡妇的诗，不过他一写下来，随即把稿子毁了。我到现在还记得两句：‘雨后梨花最可怜，飘零心事情谁传。’这两句诗当时朋友们都说他好，所以我到现在还记得。

“他也欢喜叫姑娘，可是他自己说他从没有同姑娘们睡过。他叫起姑娘来，一次总是十几个，莺莺燕燕，坐满一房，唱的唱，闹的闹，到后来每人赏些钱就走了。

“我是庚子年离开北京的。临走时我们约了在南边会，但是以后

我就没有同他见过面。他从庚子年以后的生活，我也就不大清楚了……”

我这位老朋友说到这里，便停住了。他仰着头望着窗外的梧桐叶，好像是在思索什么的样子，我望着他头上那些全白的头发和胡须，不知怎的感到了一种轻微的伤感。

载《宇宙风》第11期(1936年2月16日)

林琴南先生

苏雪林

当林琴南先生在世时，我从不曾当面领过他的教，不曾写过一封问候他起居的信，他的道貌虽曾瞻仰过一次，也只好像古人所说的“半面之识”。所以假如有人要我替他撰什么传记之类，不问而知是缺少这项资格的。

不过，在文字上我和琴南先生的关系却很深。读他的作品我知道了他的家世、行事；明了了他的性情、思想、癖好，甚至他整个人格。读他的作品，我因之而了解文义，而能提笔写文章，他是我十五年前最佩服的一个文士，又是我最初的国文导师。

这话说来长了。只为出世早了几年，没有现在一般女孩子自由求学的福气和机会。在私塾混了二年，认识了一二千字，家长们便不许我再上进了。只好把《西游》、《封神》一类东西，当课本自己研读。民国初年大哥从上海带回几本那时正在风行的林译小说，像什么《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橡湖仙影》、《红礁》、《画桨录》等等，使我于中国旧小说之外，又发见了一个新天地。后来父亲又买了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完全

的林译计有一百五六十种之多,于是我更像贫儿暴富,废寝忘餐日夜披阅。渐渐地我明白了之乎也者的用法,渐渐地能彀用文言写一写景或记事小文。并且摹拟林译笔调居然很像。由读他的译本又发生读他创作的热望。当时出版的什么《畏庐文集》、《续集》、《三集》,还有笔记小说如《技击余闻》、《畏庐琐记》、《京华碧血录》,甚至他的山水画集之类,无一不勤加搜求。可惜十余年来东西奔走,散佚得一本都不存了,不然我可以成立一个“林琴南文库”呢。

民国八年升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林先生的寓所就在学校附近的绒线胡同。一天,我正打从他门口过,看见一位须发苍然的老者送客出来,面貌宛似《畏庐文集》所载“畏庐六十小影”。我知道这就是我私淑多年的国文老师了。当他转身入内时,很想跟进去与他谈谈,兼致我一片渴慕和感谢之意。但彼时究竟年轻胆小,又恐以无人介绍的缘故不能得他的款接,所以只好怏怏地走开了。后来虽常从林寓门口往来,却再无碰见他的机会。在“五四”前,我完全是一个林琴南的崇拜和模仿者,到北京后才知道他所译小说十九出于西洋第二流作家之手。而且他又不懂原文,工作靠朋友帮忙,所以译错的地方很不少。不过我终觉得琴南先生对于中国文学里的“阴柔”之美,似乎曾下过一番研究功夫,古文的造诣也有独到处。其译笔或哀感顽艳沁人心脾,或质朴古健,逼似《史》《汉》,与原文虽略有出入,却很能传出原文的精神。这好像中国的山水画说是取法自然,其实能彀超越自然。我们批评时也不可拘以迹象求,而以其神韵的流动和气韵的清高为贵。现在许多逐字逐句的翻译,似西非西似中非中,读之满口槎桠者似乎还比它不上。要是肯离开翻译这一点来批评,那更能显出它的价值了。他翻译西洋文艺作品时,有时文法上很不注意,致被人摭拾为攻击之

资；他又好拿自己的主观，乱作评注，都有失翻译家严正的态度。不过这些原属小节，我们也不必过于求全责备。“五四”前的十几年，他译品的势力极其伟大，当时人下笔为文几乎都要受他几分影响。青年作家之极力揣摩他的口吻，更不必说。近代史料有关系的文献如革命先烈林觉民《遗妻书》、岑春萱《遗蜀父老书》，笔调都逼肖林译。苏曼殊小说取林译笔调而变化之，遂能卓然自立一派。《礼拜六》一派滥恶文字也渊源于它，其流毒至今未已。有人引为林氏之过，我则以为不必。“学我者病，来者方多”，谁叫丑女人强效捧心的西子呢？

在他创作里，我知道他姓林名纾，字琴南，号畏庐，福建籍。天性挚厚，事太夫人极孝，笃于家人骨肉的情谊。读他《先母行述》、《女雪墓志》一类文字，常使我幼稚心灵受着极大的感动。他忠君，清朝亡后，居然做了遗老。前后谒德宗崇陵十余次。至陵前，必伏地哭失声，引得守陵的侍卫们眙愕相顾。他在学校授课时总勉励学生做一个爱国志士，说到恳切之际，每每声泪俱下。他以卫道者自居，“五四”运动起时，他干了许多吉诃德先生的可笑的举动，因之失去了青年的信仰。他多才多艺，文字以外书画也著名。他死时寿约七十余岁。

琴南先生在前清不过中过一名举人，并没有做过什么大官，受过皇家什么深恩厚泽，居然这样忠于清室。我起初也很引为奇怪，阅世渐深，人情物理参详亦渐透，对于他这类行为的动机才有几分了解。第一，一个人生在世上不能没有一个信仰。这信仰就是他的思想的重心，就是他一生立身行事标准。旧时代读书人以忠孝为一生大节。帝制推翻后，一般读书人信仰起了动摇，换言之便是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地，他们的精神哪能不感到空虚和苦闷？如果有了新的信仰可以代替，他们也未尝不可以在新时代再做一次人。民国初建立时，一时气

象很是发皇,似乎中国可以从此雄飞世界。琴南先生当时也曾对她表示过热烈的爱和希望。我恍惚记得他在某篇文字的序里曾说过“天福我民国”的话。但是这新时代后来怎样?袁世凯想帝制自为了,内战一年一年不断了。什么寡廉鲜耻,狗苟蝇营,覆雨翻云,朝秦暮楚的丑态,都淋漓尽致地表演出来了。他们不知道这是新旧递嬗之际不可避免的现象,只觉得新时代太丑恶,他们不能接受,不如还是钻进旧信仰的破庐里安度余生为妙。在新旧过渡时代有最会投机取巧的人,也有最顽固守旧的人,个中消息难道不可以猜测一二?第二,我们读史常见当风俗最混乱,道德最衰敝的时候,反往往有独立特行之士出于其间。譬如举世皆欲帝秦,而有宁蹈东海的鲁仲连;旷达成风的东晋,而有槁饿牖下不仕刘宋的陶渊明;满朝愿为异族臣妾的南宋,而有孤军奋斗的文天祥;只知内阋其墙不知外御其侮的明末,而有力战淮扬的史可法,都可为例。我觉得他们这种行事如其用疾风知劲草,岁寒见松柏的话来解释,不如说这是一种反动,一种有激而为的心理表现。他们眼见同辈卑污龌龊的情形,心里必痛愤之极,由痛愤而转一念:你们以为好人是这样难做么?我就做一个给你们看!你们以为人格果然可由利禄兑换么?正义果然可由强权压倒么?真理果然可由黑暗永远蒙蔽么?决不!决不!为了要证明这句话,他们不惜艰苦卓绝去争斗,不惜流血,不惜一身死亡,九族覆灭!历史上还有许多讲德行讲到不近人情地步的故事好像凿坏洗耳式的逃名,纳肝割股式的愚忠愚孝,饮水投钱临去留犒式的清廉,犯斋弹妻纵恣劾师式的公正,如其不是出于沽名的卑劣动机,就是矫枉过正的结果。

还有一个原因比上述两点还重要的,就是林琴南先生想维持中国旧文化的苦心了。中国文化之高,固不能称为世界第一,经过了四五